

三味书屋

# 一只白鹭翻过山峦

## ——送别诺奖诗人沃尔科特

方其军

作为常规动作，我在每天早晨会首先从近旁的桌上摸到手机，稍微翻阅一会儿微信朋友圈。3月18日，同样如此，只是，这一回，心头一颤。我看见诗人谷禾转发了一条链接：“最好的诗人走了”，副标题是“德瑞克·沃尔科特诗选”。沃尔科特离世了？点开链接，诗人死亡时间是2017年3月18日凌晨。然后，这一天，有的写诗，有的推公众号，反正，我的朋友圈被对沃尔科特的各类纪念刷屏。中国诗坛的这种自发行为，是那位异国的诗人在这一生已然赢得荣誉的明显注脚与诠释。

先前，我的国外诗歌阅读对象，往往是博尔赫斯、里尔克等，这几年基本以阿多尼斯当主菜。2016年冬天，在余姚鹿亭的白云桥附近遇到诗人柯平，闲聊之际，他强力推荐阅读一本诗集，就是沃尔科特的《白鹭》。我记下了。然后，就知道沃尔科特是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我以前肯定读过他的诗，可惜眼光不够好，没能精读，从而印象不深。柯平说，你找来再读读，不用急于为己所用，就是细细地

品，感悟感悟。说着，柯平还背了几句：“细察时间的光，看它经过多久/让清晨的影子拉长在草地上/让潜行的白鹭扭动它们的喙与颈”。

于是，沃尔科特正式进入我的视野。俗话说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在对沃尔科特的了解中，我发现当代文学评论竟会对沃尔科特贴上“最好的诗人”的标签，我确实眼前一亮，很久没有看见这么干脆的评价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似乎习惯于当“最好”出现的时候，往往会稳妥地续添“之一”。但在沃尔科特这里，没有预想的“之一”。而且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个评价可不是浅薄的起哄，而是出自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布罗茨基。人格硬朗、作品丰硕的布罗茨基认为，生活在加勒比海岛国圣卢西亚的沃尔科特，是“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”。

诗意是灵魂，文字是肌体。诗意附着于文字，通过对文字的阅读，读者将诗意如蝉饮晨露般领受。所以，得注意布罗茨基的评语里有“英语”两字。当我读中译本的《白鹭》时，其实已不能充分享受诗人的卓越创造，因为，沃尔科特落笔时原汁原味的

诗意肯定会因翻译而变异与流失。这没有办法，最厉害的翻译，也无法翻译别人的一声叹息。

不过，通过阅读中译本，还是能够观察与学习沃尔科特的。比如，整体的构思、意象的运用，这些是可以被保留的。读着中译本的《白鹭》，我感受到诗人的圣卢西亚风度：“黄昏时分，白色游艇的船身穿越小船坞的/橙色水面，而在它们的船首斜桅下面，锁链在被污染的大海里低声轻笑……”（《码头之夜》）

对于沃尔科特，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指出，“在他身上交织着三样东西——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、英语和他的非洲祖先。”这令我想起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。他们刚好相反，库切是英国人后裔在非洲，沃尔科特是非洲人后裔在西方。血统没有改变，但国籍改变了，所用语言改变了，生命旅程改变了。无论库切还是沃尔科特，在他们的字里行间，似乎隐约总有“背井离乡”的孤独。

《白鹭》是沃尔科特的晚年作品，原著出版于2010年，在2011年获得艾略特诗歌奖，被称为“完美之作”。一个在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，这么多年

还能保持创作的探索之力，越写越好，真是难得。沃尔科特曾表示，如果才华确实已经枯竭，他会放弃诗歌，因为爱它，就不愿看到它被伤害。可见，他对诗歌是何等尊重与爱护。如今，大师走了，我唯以写一首诗缅怀：

加勒比海无数的浪花翻飞  
有一朵竟可以腾空而起  
掠过桅杆，落在岸上的草坪  
优雅地走走、停停  
就像在打字机敲一行英语的  
格律

然后一键回车稍事休息  
那是不是飞离于杜甫的绝句  
一行白鹭上青天后许多年  
都去了哪里？我所熟悉的乡  
村舞者  
依然沿溪觅食中国的鱼虾  
栖在水牛的脊背传唱汉语的  
田园

现在，我想抛却雨伞去野外  
通知石头、树木、稻田、草  
屋

和听得懂土话的白鹭  
在加勒比海，一只白鹭已翻  
过山峦

我转身  
听见瓦罐的破碎声响  
（《一只白鹭翻过山峦：送  
别沃尔科特》）

# 文化变迁与新博物馆的发展

## ——评《遗产·旅游·现代性》

李广志

在现代化背景下，无论主动选择抑或被动接受，文化都在不断地发生变迁。首先改变的是文化的外围部分，例如服饰、建筑、语言等，其次是婚丧、信仰等文化的核心部分。旅游是现代性移动性的表征之一，与旅游者同时移动的还有大量物质的交换、思想的碰撞和文化的交融。宁波大学金露所著《遗产·旅游·现代性：黔中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》一书，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入手，以一个贵州布依族村寨为例，通过翔实的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，论述了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的影响。

作者在书中阐述了生态博物馆这一全新博物馆理念和形式，倡导用生态（社区）博物馆的形

式保护文化，强调对文化遗产活态的、在地的、整体的保护。生态博物馆模式在中国最初实践于贵州省，随后出现于云南、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，又发展到东部省市。在此过程中，生态博物馆社区由少数民族村落扩展到汉族村落和城市社区。有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形式，生态博物馆保护活态的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，保护遗产生存和延续的生态空间，保护文化遗产的主体——社区居民。生态博物馆同时关注对文化遗产进行动态的记录，社区居民由此反观文化的变迁，共同参与文化传承与遗产记忆。本书主要考察了作为一个生态博物馆的布依族村寨的生态空间、婚姻家庭、宗教信仰和节庆活动等文化事项的变迁——部分民族文化因开发旅游而转化为商品，部分民族文化因缺少旅

游吸引力而衰落消失。而作为整体性的文化，某一事项的变化必然影响其他关联事项。由农业到旅游业的转变，减少了与土地的联结，使得与农业相关的习俗和仪式弱化。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婚姻结构，民族外通婚和跨区域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，婚俗仪式的过程更为简化，亲属关系由大家族拆分为小家庭……由此，作者提出“混合现代性”一词，意指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现代性，即在大众旅游时代，现代性的悖论使得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。作者指出，旅游活动反映了现代性本身悖论的减弱；另一方面，文化的独特性是游客凝视的关注点，留住文化的独特性，才能保持长久的吸引力。

生态博物馆模式在浙江的特色化实践也在积极探索中，浙江安吉的生态博物馆已经初具规模，丽水松阳县的生态博物馆也正在建设中。生态博物馆不仅可以应用于西南少数民族村寨，同样可以应用于东部乡村甚至城市社区，对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地区正在发生变迁的古村落、历史街区等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宁波的历史文化名城呈现了特色鲜明的浙东文化和海洋文化，是宁波历史文化的活态体现。在现代性社会中，如何留住乡愁、留住村民、留住文化？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传承文化遗产、记录文化变迁？在旅游开发时，如何体现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，从而衍生出特色旅游产品……带着问题再读《遗产·旅游·现代性》一书，对宁波古村落保护有了更多的体悟。

品鉴

# 打工文学里的一抹“暖色”

## ——彭素虹作品《我们》读后

汤丹文

《我们》，这本由宁波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文学作品，有着白底红色的封面，上面的装饰图是精美的剪纸。这本由北仑女作家彭素虹创作的反映外来务工人员宁波生活的作品，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笔者对打工文学的想象。

在我的第一感中，打工文学是粗砺的，它表达的应该是外来人员在城市中的漂泊感、流水线

上的异化感，当然偶尔也会有打工者在城市成功的所谓传奇。他们在机械化的打工重压之下被损害，但也显示出打工者顽强坚韧的存在，这也许应是打工文学最显著的注脚。

《我们》并没有给我们一部打工传奇，也没有痛彻心扉的诉苦腔调，更没有对现实或激烈或冰冷的抵抗。相反，它成为当下打工文学作品中一抹温暖的亮色。这部非虚构纪实作品反映了百灵、柳莺、黄鹂、杜鹃四个从四川、江西来到北仑务工的家庭辛苦打拼的往事，其间穿插了沐春、季夏、海秋、严冬等人的打工经历。这部群像之作以百灵写给父亲的信结构全篇，百灵自是作者本人的写照。

其实，百灵并不是从农村直接进入城市、一无所依的“外来妹”，她原来是四川某国企钢厂的职工，只是随丈夫来到宁波钢厂工作，而且，她真正一线打工经历不是很长，在卷纸班当班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。随后就进入钢厂的经营部门成为文员，最后，凭借着文学才能，当上了杂志、报纸的编辑，进而成为一名打工文学的创作者。所以，在笔者眼中，百灵更多的是个作为具有同样打工经历的创作者，观照着她

周围那些打工者的状态，并把他们的生存经验注入文学思考和创作中。于是，才有了这部作品。

在书中，彭素虹把更多的笔触给了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的适应感、成就感和责任心，这也符合打工文学新的趋向，那就是脱出类似“伤痕文学”纯粹揭露、诉说的主题，而尝试对新一代打工者多元人生的表达。

而从内地里迢迢来到沿海城市，当然会有生活、心理、观念上的不适，从求职、到孩子的人托就学、与来自不同地方友人的相处、先进企业管理理念与乡村意识的冲突等，不一而足。但这些都只是在《我们》中只是铺垫。百灵从一个打工者，成为一名作家，就是一个与自我、与外界不断适应，为梦想奋斗的过程。在作品的最后段落，百灵说出了这样的话：“春天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，个头又小，还没有长出飞翔的翅膀，也要借着风力飞向远方。天再高又怎样，相信踮起脚尖就能更接近阳光。”

而对另一位主人公黄鹂而言，体现更多的是奋斗后的成就感。“不做城市的过客”，这是一位东莞的外来妹定下的人生目标。黄鹂从酒店服务生到大学生，脚踏实地一步步走来，又成为大型台企

的工会主席、政协委员，最终成为人生和城市的赢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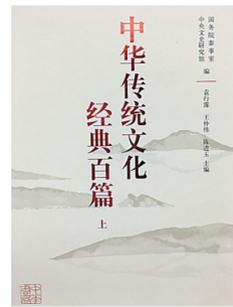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在《我们》中，也有打工者在城市中受到挫折，甚至黯然返回自己的故乡。如本书另一女主人公柳莺，去了吊车间，出了事故，与领导闹出绯闻而患病。其丈夫也因为工作时分神，导致机组走偏，数十吨钢卷报废，只能辞职回乡。另一主角杜鹃因迷恋于走捷径发财，搞起直销，最后深陷北海传销噩梦而不能自拔，倾家荡产，丈夫赵青年也因病撒手人寰……

但彭素虹没有放大她们的苦难，并以此猎奇。这些际遇只是成为“生活活不得我们喘息和停留，对于明天，我们唯一一往无前”的感叹。最后，这些家庭的结局也暗示着各自的希望所在：柳莺的丈夫回到四川继续从事钢铁销售行业，而杜鹃也自食其力回家开起了网店。

也许，对外来打工者来说，在城市能否发达立足并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准。“心安处即是吾乡”，是彭素虹在书中对打工者的人生价值判断，这更应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取向。看得出，在字里行间，作者赞美着城市对外来者的包容，而外来者也更真切地感到宁波已是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荐书

## 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》



本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领衔，集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之力，经过九审三校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，它实际上是国家层面的文化重点工程之一。分上下册，入编经典101篇，《尚书》中“皋陶谟”为首篇，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为末篇，后殿127条引用参考书目，按“题解、正文、注释、解析”排序。对每篇选文的题解、注释，做到平实准确，简明扼要，言之有据。解析部分，既因袭旧说，又有新解，力求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，深入挖掘新意。

《百篇》弥补了《古文观止》《古文辞类纂》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等选读相对单一与解读的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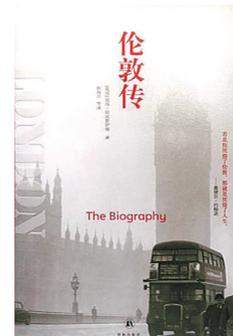
主编	袁行霈 王仲伟 陈进玉
出版	中华书局
日期	2016年10月

代局限性，书中所选文章不仅包括哲学、社会学等学科，还涉及科学技术、中外关系、军事思想等许多领域，其重点则是那些关乎修身立德、治国理政、伸张正义、嫉恶刺邪乃至宣扬亲情伦理的传世佳作。可谓“一卷百篇汲精醇，常读常新启后人。修身养性承传统，治国安邦寻本根。”

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追求，支撑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薪火相传，至今仍是而且未来必将也是我们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。编者着力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，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启发读者从中汲取古人智慧和历史经验，从而推动传统经典的普及传播，更好地服务当代，面向未来。“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，一代人著一代人的书”，《百篇》具有存史、资政、育人的综合作用。

（推荐书友：罗鹏飞）

## 《伦敦传》



提起伦敦，应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对我个人来说，真正关注伦敦，是从读了狄更斯的《雾都孤儿》开始的。上大学期间，读了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，对地处康河畔的剑桥大学充满了好奇。再后来工作了，认识了一些曾经在伦敦学习或工作过的朋友，从他们身上知道了更多关于伦敦的种种轶事和各色风景，渐渐对这个欧洲古老名城产生了向往和期待。

这本《伦敦传》暂时满足了我对伦敦的渴望之情。从书名可以看出，作者用传记这种特有方式，来挖掘伦敦城的发展轨迹，向全世界读者介绍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。作者从史前1066年，

作者	彼得·阿克罗伊德
译者	翁海贞 等
出版	译林出版社
日期	2016年4月

即当年的伦敦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的时代开始，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方位考证，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史前时代的伦敦、中世纪时代的伦敦、近代工业时代的伦敦和未来时代的伦敦。在书中，作者以诙谐幽默的语言，一一展示了伦敦城里的社区、大剧院、城市雕塑、河川与地下等物理空间；以历史人文的角度，实景式地披露了这个城市曾发生过的瘟疫与火灾、战争与暴力；甚至还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伦敦城里的市井百态、街道集市、人文风俗等城市生活细节。

全书洋洋洒洒80余万字，但正如读其他任何传记一样，只要所讲述的对象内涵丰富，即使再长再厚，也会越看越有吸引力。伦敦城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底蕴，加上作者对这座城市特有的灵感与深情，读来有一种“见书如见城”的身临其境之感。

（推荐书友：熊光祥）

## 《旧日风云·二集》



作者	许礼平
出版	三联书店
日期	2017年1月

许礼平先生祖籍广东，生于澳门，早年生活在香港，自称“冷摊残客”，即检古旧破烂的人，热衷打捞那些不为人知或遭人忽略遗忘的人与事。2015年3月，三联书店推出《旧日风云》，首印1万册，同年8月就进行第2次印刷，可见该书广受欢迎。今年1月，《旧日风云·二集》面世，论时运际遇，述所见所闻。人物堪称历史与生活的灵魂，是

有助于读者了解港人港事，更加全面地认识往昔中国。《旧日风云·二集》延续了初集的风格，其中所收录的文章，篇幅或长或短，形式不拘一格，谈人物生平，论时运际遇，述所见所闻。人物堪称历史与生活的灵魂，是

演绎世间百态的角色，以人为镜，校正得失。对于人物及诗文书画的品评传统，可谓由来已久，早在东汉末年，许劭与其从兄许靖就已开创了“汝南月旦评”。许礼平先生的文化底蕴深厚，通过主持翰墨轩、主编《名家翰墨》，依据珍藏的名家书画，考证潘静安、柯麟、傅抱石、容庚、王世襄等先生的传奇，讲述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，看似信手拈来，但事有来历，文有出处。例如作者在《闲话生年》一文中，发掘出有关足龄、虚龄、官龄、实龄的掌故，“立春以后生人，作第二年立命”。由于孔子享年73岁，孟子享年84岁，73岁与84岁是道年数，垂暮之年的老者十分忌讳这两个数字。启功先生书画作品署名岁，83岁之后直接跳至85岁，可谓奇特的文化现象。

“风云奇谈谈海外，感会潜生气概间”，这是一次别具视角的人文书写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旧日风云，不愧是一部历史人生的深刻启示录。

（推荐书友：戴骏华）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

